

# 消失，才是真正的存在

## 劇作家胡錦筵用田調

### 看見曾經存在的記憶

專訪：胡錦筵



「我媽媽的職業比較特別。她是酒店小姐，當了大概 20、30 年。」以《夏天好美麗》獲臺南文學獎劇本組首獎作品的胡錦筵，用創作，記錄了媽媽特別的工作與生活樣態。

#### 全球客家串流計畫

田調：酒店 × 客家莊 × 遷徙 = 媽媽的生命故事

2018 年，正好是胡錦筵的媽媽退休那一年，「剛好，我想幫她做一個紀錄。」於是便透過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的全球客家串流計畫，進行以「酒店」為主題的田調，除了是書寫媽媽的生命故事，也記錄下酒店小姐的人生遷徙：從臺北到桃園，最後再到新竹，「因為比較老的小姐，在臺北是沒辦法生存的。透過媽媽的關係聯絡到很多 60、70 歲現在還在做酒店的，然後聚集在那個區域 1/3 的女性公關，都是客家人。」

如果田調當天，發現預計採訪的酒店前停滿了警車，而酒店老闆又壯又有著黑道身分，你會怎麼做呢？「我身旁的夥伴就叫我不要去，但，我就還是去了。」因先前田調訪談對象多為女性，胡錦筵並不打算放棄這次機會，「裡面原本有歌聲，一推開門的時候，瞬間安靜下來。」此刻，我們好似也感受得到當時空氣於一瞬的凝結，「裡面大概有 4、5 個一樣跟他光頭、全刺青的男生，他們就這樣子看著我從門口走進來……我想說完蛋了，等一下不能說錯話。但最有趣的地方，就在這裡！」像是打了聚光燈，所有人的目光皆往他們的方向投射，想弄清他們的來意，在他提及了媽媽的名字後，才發現，原來，這裡曾是媽媽工作的酒店之一，還是老闆的麻吉，「我們就開始聊了起來，就是很多芝麻蒜皮的小事，在認識他們的過程中，就可以變得非常有趣。」

「我媽媽的職業比較特別。  
她是酒店小姐。」

# 「對我來講，現在聽到客家話， 會把我帶到的地方， 就是我小時候的那個場景……」



## 胡錦筵

桃園客家人，畢業於文化大學戲劇系，曾獲選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全球客家串流計畫。今年8月甫以《婚姻事故》獲選 Rising Stories 亞洲說劇本徵集；編劇作品《竹林裡的貨櫃屋》將由澳門籍新銳導演周鉅宏執導。作品曾由盜火劇團、集體獨立製作、進港浪製作等劇團演出，其他編劇作品有：《消失台北》、《還陽記》、《抽屜裡的大象》等。

不得不否認，在刻板印象中，酒店，幾乎可說是與各種負面詞彙畫上等號，但對胡錦筵來說，這從來都是個不等式。從小即時常跟著媽媽進出酒店，令他更實際地接觸到這群較為底層、「接地氣」的族群，「那些人，並不是現在大家想的那個樣子，並不是大家想得那麼無法接近或離得那麼遠。」昏暗氛圍、菸酒等，早已是他見怪不怪的日常景象，但依舊是他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時光，「因為那時很多人會追她（媽媽）嘛，所以追她的男生一定會先討好我。」他笑著說，當時有位哥哥帶他去夜市套圈圈，但與大部分人不同的是，他有「無限」個圈圈可以丟。「那時並沒有把『酒店和客家』會變得負面這件事，聯想在一起。」當我們詢問當初以「酒店」為主題，申請全球客家串流計畫是否有所擔心時，他只是這麼說，「因為，對我來講，這不是負面的事情。」

## 被撕去的頁面：那些，消失的客家記憶

### 消失的記憶之一：失去味覺的廚師

詢問關於客家的記憶，胡錦筵的眼神，瞬間迸發出光芒，閃爍著銀亮的光澤，「有！講到這個真的超有！」最令他難以忘懷的，是外婆的客家菜，過去曾擔任辦桌廚師，舉凡廟會、壽辰、喜宴都能見到她的身影，然而現在85歲的她，卻已無法吃出食物的味道，「我小時候很喜歡吃她煮的客家湯圓，就……我也不會跟她學啦，只是覺得，啊！現在沒辦法吃到了。現在變成是舅舅、媽媽在做她之前做過的菜，但是跟我小時候吃的不太一樣……」他感嘆地說：「但你也說不出來那個差別是什麼？」

### 消失的記憶之二：失去彼此溝通的語言

為了編寫新戲而學日文，這時發現原來自已「以為的客語不是客語」，胡錦筵略為激動地說：「我到今年才被解答這件事情！」客家話，是平時家中溝通的語言，因此理所當然地認為，所有聽到的詞彙都是客語，也許只是自己無法理解罷了，「包括阿太在叫我阿公的名字『阿馬桑』，我以為是客家話，後來才發現，這是日文欸！」他笑著說。由於阿太不會說華語，於是「客語」便成了胡錦筵與她溝通的唯一方式，「她現在已經100歲了，肌肉已經萎縮，連走路都要人扶，所以其實她的客家話我真的聽不懂，完全聽不懂，我已經沒辦法從她發出的聲音，理解她到底要說什麼。」他的語氣中，隱約有著一絲感嘆，「有時講一講，她就會開始笑，用笑來帶過，就會感覺，你喪失了某一種跟她溝通的方式。」

「回頭看過往的東西時，會發現那些人就是不見了……」高中即離開家鄉的胡錦筵，不論是在臺中或臺北，都找不到客家的蹤跡，「對我來講，現在聽到客家話，會把我帶到的地方，就是我小時候的那個場景……」



《還陽記》為胡錦筵於2017年之編劇作品，入圍第十六屆台新藝術獎決選，由進港浪製作團隊製作演出。因以非典型劇場空間為演出形式，此舞臺劇選擇於「廟宇」為地點進行演出。

## 關於“胡錦筵”

### 1 分之差 是天堂與地獄的距離

「其實那時候根本沒有說『我一定要當編劇！』，沒有這個，它不是一個志向。」回溯走上編劇之路的起點，胡錦筵笑著說。而他的戲劇啟蒙，其實是來自於「港劇」，「那時候就因為港劇，我就想說我一定要做這個，但實際上要做什麼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是覺得這些東西很有趣。」但當時過著日夜顛倒生活的他，讀書，可說是不在他當時的人生劇本中，「所以那時候什麼學校都考不上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我還記得我那時學測分數總級分 25 分。」他接著說：「然後指考，差 1 分我從戲劇系掉到中文系，就差 1 分。」那一年，他為了準備轉學考被雙 21，「賭最後一把，那時我就覺得說，沒考上就算了。」

### 「那時， 我沒有一個人去過臺北。」

「那時，我沒有一個人去過臺北，甚至不知道他們所謂的西門町是什麼？連捷運要怎麼搭，根本不清楚。」如願考上文化大學戲劇系後，卻發現自己存在於各種落差之中，家鄉桃園與臺北，還有與同學間的差距，「很多身旁的同學都曾念戲劇班，他們懂的東西實在太多了，多到你會覺得，我到底在這邊幹麼？」在嘗試表演、導演後，發現似乎都不符合他的人設，於是只剩下「編劇」這個選項，「寫劇本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事。」他笑著說：「根本不會有人想說『我來寫劇本！』絕對不會！所以那時我就想說，我來吧！因為我也沒試過。」

現在，他是臺南文學獎劇本組首獎（《夏天好美麗》）、彰化磺溪文學獎優選得獎者（《再會啦，小姑姑》），近期也從舞臺劇跨足影視領域，影集編劇作品《日落亡徒》（原創故事）、《因與罪簿案》（編劇）皆獲文化部電視劇劇本開發補助。今年 8 月更以《婚姻事故》獲選 Rising Stories 亞洲說劇本徵集，即將拍為電影。

「其實那時候根本沒有說『我一定要當編劇！』」

「那些消失的記憶，  
是否能就此一一找回？」

「原來消失，才是真正的存在。」——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

「一直還想做跟客家題材相關的東西。」全球客家串流計畫是胡錦筵與客家有了另一層連結的起點，透過劇本書寫與田調，穿越時空，在文字的維度裡重新與媽媽相處了一次，對於自己的客家身分，也有了新的認識。「\_\_\_\_\_」對於客家的記憶，或許有些目前仍處在消失狀態，如同文章裡的空格般，正等著他填上新的文字；但又或許，它們從未消失，只是等待重新喚醒。

那些消失的記憶，是否能就此一一找回？